

## 仙鳳小 ■ 花金賽

會虛白

### ① 小鳳仙的生活實錄

東方雜誌編者阮毅成兄，前日來電話說，看到我在「傳記文學」第二十四卷第五期中發表的「李著陳譚先父文學旅程前言」一篇文章之後，突然想起清末民初兩位名女人——賽金花與小鳳仙，都跟我父親，在生活上發生過若干接觸。我希望我在紀念先父一生成就的今日，也能以二女為題，做一番檢討。

我平素寫文章，題目總要自己出。可是這一次，卻要例外，歡迎毅成兄這個題目，因為它正符合我想說的一套話。

的確，賽金花跟小鳳仙，都跟先父在生活上有些接觸，牽涉到賽金花部份的問題，比較複雜，我想保留在後面談。現在先講小鳳仙部份。

小鳳仙怎樣跟先父生活發生過關係，我在寫先父年譜中，曾經有過敘述。我寫先父在民元到北平出席全國各省財政會議時，說道：

「先生留京時，與蔡松坡常相往還。而先生的得識蔡松坡，卻還是小鳳仙的介紹。這中間有一段逸事，很值得記載。小鳳仙原本是杭州一個旗人姨太太的女兒，那旗人死了，姨太太不容於大婦，竟被趕了出來。那姨太太，就帶着一個老媽子，扶養着小鳳仙，過苦日子。過了幾年，她也死了。臨終時，把這孤女，託給老媽子。老媽子領着小鳳仙，就住在先生杭寓的對門，過的日子，當然越發難堪了。不知怎樣，給先生查明經過，就商請老媽子，把這小姑娘，領到自己家裡，想好好把她撫養成入

。不料那老媽子，竟自居養母，屢次無風作浪，纏繞不休。先生可憐小鳳仙的遭遇，因與她養母約，每年津貼她若干錢，叫她帶着小鳳仙，到上海考學堂讀書，不能讓她墜落。老媽子欣然承諾，接受了先生的津貼，帶着小鳳仙到上海讀書去了。不料隔了幾年，先生赴南京，在友人宴席間，突遇小鳳仙，竟成了姨姨娉婷的一個妓女。先生痛心之餘，趕到她的寓所，把老媽痛責了一頓。可是人在她的掌握中，也就無可奈何了。這次北上參與財政會議，又在北京遇見了小鳳仙，她已變成了紅極一時的紅姑娘。對先生倒還保持着一些感恩知己的意思。蔡松坡那時正迷戀小鳳仙，不幸金屋之議，因小鳳仙養母不易就範，始終沒有談得攏。蔡知先生跟小鳳仙夙有淵源，因設法透過小鳳仙的介紹，與先生交，並以撮合的重任相託。卒經先生從中勸解，完成了這一段英雄美人的結合，也可說是千古佳話了。」

這是先父親口告訴我的實錄。先父的生活，多采多姿。我們家庭閒話的時候，聽着他自述過去生活的片斷時，常常覺得一節節，都是充滿着浪漫派色彩的好小說。這一段他跟小鳳仙生活關係的逸事，就是一個好例子。

就這一節故事研究，小鳳仙祇是一個備受狹獗養母利用的可憐弱女子。她受教育的機會被剝奪了，當然不再會是一個能運用機智，配合蔡松坡謀略，以醇酒美人掩護其革命活動的奇女子。我們也可以因此斷定，袁世凱稱帝失敗後，蔡松坡革命成功，不幸因病逝世，各界在北平為他開

盛大追悼會時，懸掛着的一幅小鳳仙挽聯，哀豔動人，文情並茂，傳誦一時，實際祇是文人賣弄玄虛的遊戲文章，絕對不是小鳳仙的真情流露。那末，現在在電視上，由李璇扮演的小鳳仙，那樣的聰明機警，更不是真正小鳳仙所能望其項背的了。但，史實確證，蔡松坡利用小鳳仙的掩護，瞞過了袁世凱軍警的監視，逃出網羅，到西南領導倒袁革命，還是不爭的事實。這事實，祇怕那時候，不獨小鳳仙不知道，就是先父也給瞞在鼓裡哩！

但，像蔡松坡這樣一個站在時代轉捩點的英雄人物，親身創造出這樣一段英雄美人曲折離奇的傳奇故事，給準備以時代背景為小說主要結構，像先父的那樣一位小說家掌握了，怎肯輕易放過，不好好利用一下子呢？先父對幾十年前的這件舊事，經常津津樂道，是一種預示。他雖沒有明言過，我好像有一種預感，假定天假以年，先父晚年還有餘力完成他「魯男子」全部六集的鉅著。小鳳仙一定像賽金花一樣，給他採用為六集中一集的女主人。以時間配合計，小鳳仙最可能採用為第四集「讓」的中心人物。

### ①魯男子的寫作計劃

說到這裡，我得把「魯男子」的寫作動機與計劃在這裡作一個簡單扼要的說明。

現在坊間流行的「魯男子」書面題名下邊，有個「戀」字，表示這是整部「魯男子」六集裡的第一集，命名為「戀」。整部「魯男子」，除第一集「戀」外，順序還有「婚」、「樂」、「

讓」、「宦」、「戰」五集，一共六集。（作者在中華書局重印的「魯男子」序文中，說「魯男子」分「戀」、「婚」、「樂」、「讓」、「戰」五集，實係記憶之誤，應予更正。）這計劃是仿效法國浪漫派小說家巴爾薩克 Balzac 所著「人生喜劇」Comedi Humaine，與左拉 Emile Zola 所著羅梭馬卡 Rougon-Macquart 家系小說為例，集許多各自獨立的小說，而成一部有系統的集合體。我無以名之，或者祇好模仿電視節目中的「連續劇」，稱謂「連續小說」。試以左拉為例，他從第一集「羅梭家運」Fortune des Rougon 到最後一集「巴斯卡醫師」Dr. Pascal，一共寫了二十集。這中間，有傳誦全世界我們最熟識的「娜娜」Nana。這些小說每一本的故事是獨立的。可是每一本裡的人物，都是羅梭馬卡家族血統有關的男男女女，有達官貴人，有娼妓流氓。使整套「連續小說」，蔚成洋洋大觀的一個時代社會的橫斷面，一個當時世界的小雛型。

上海妓院為背景，描寫推翻帝制，創建民國這一時代政治活動的羣像。第四集，「讓」，故事進入民國，以袁世凱盤據北平，僞稱名位，到他推翻民主，叛國稱帝，最後失敗，從民元到民五這一個階段做時代背景。第五集，「宦」，是以軍閥盤踞江蘇，江蘇地方人士，團結合作，發動保衛鄉土的政治活動，從民六到民十這一個階段做時代背景。最後第六集，「戰」，是從軍閥混戰，民國十七年到國民革命軍義師凱勝掀起了這六集「連續小說」的最後高潮。

因此，他的「戀」，這已完成的一集，表現了前清末年宗法社會中青年男女的痛苦。第二集「婚」，他想進一步表現同時代宗法社會家庭中牛鬼蛇神的百態；將選定五對示範夫婦，穿挿進當年大家庭中婆、媳、妯、娒、姑、嫂間的種種糾紛。第三集，「樂」，是他跳出家庭，以當時

這六集小說的時代背景，及其界劃的決定，經常是我們父子閒談時研討的問題。因此，我至今還能夠如數家珍般默寫出來。當然，我們討論的，祇是一個輪廓，沒有觸及每一集的內容。每一集既然反映這時代某一個階段的社會橫斷面，涉及內容，自然創造一個在時間，可以縱貫所述整個階段，在空間，可以涵蓋所述活動區域的故事。每一集故事的選定與組織，是它成敗的關鍵。而故事的是否適當，尤恃中心人物挑選的正確。那一集，選那一個人做中心，雖然先父沒有一一說明過，可是我有相當把握，第四集「讓」的女主人，一定會選定小鳳仙。我是憑下面這一套理由作這推斷的。

「讓」的時代背景，約略估計，當可分成下列一連串大事件的繼續發展：從黃花崗起義，武昌革命到南京選舉臨時大總統，為第一階段；唐紹儀、伍廷芳上海議和，清帝遜位，袁世凱被選大總統，國父北上與袁會談，為第二階段；宋教仁被殺，第一屆國會開幕，黃興在南京宣布討

袁，陳其美發動上海討袁軍事，至二次革命失敗，爲第三階段；袁世凱解散國會，國父任中華革命黨總理，宣誓再舉革命，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對日屈辱條款，發動籌安會，醞釀稱帝陰謀，爲第四階段；蔡松坡從北平逃返雲南，與唐繼堯、李烈鈞等，發動擁護共和的討袁義軍，卒逼死袁世凱，爲結束本書的最後高潮。

### ③魯男子裡的小鳳仙

在這一時代階段中，要選一個時間與空間都能發生穿珠花的一根線那樣作用的人，小鳳仙是再合適也沒有的上選。因爲，她於清末民初，在上海讀書，被迫到南京做妓女，三五年間，轉輾平津間，成了名動一時的紅姑娘，最後嫁給蔡松坡。她生活的發展，就時間言，剛配合作者需要表現的這個階段。就空間言，杭、滬、寧、津、平，這幾個重要都市，剛好都是這階段中大事件醞釀爆發的幾個重鎮。再加上，做了名動一時的紅姑娘，她可能接觸的人物，作者可以作稱心適意的安排；而最後，她跟本階段高潮重心蔡松坡的結合，更構成她是天造地設穿線好材料的條件。

但，選擇小鳳仙做小說中心人物的模型，並不是給她寫傳記。這是必須澄清的一個觀念。小說家經常因這觀念的作祟，遭遇到許多不應該有的誤會。這個原則，先父在答覆上海申報記者質問他描寫賽金花寫作動機的訪問時，曾經有過說明他說道：

「申報記者責余在壁海花中，描寫賽金花過於美麗、聰明而偉大，以爲言過其實。實則，該記者腦筋欠清楚，竟分不出文學作品與歷史之區別。壁海花乃小說，而非傳記。小說家對於其所描寫的人物，有自由想像之權力。該記者不此之察，以爲書中之賽金花，即今日之賽金花，無怪其大失所望了。」

壁海花不給賽金花作傳，那末，我們推斷中「魯男子」裡的小鳳仙，也絕對不會是先父照顧過的那個小鳳仙，而是他配合故事發展的需要，自己塑造出來的另一個小鳳仙。先父塑造的小鳳仙是要能在故事高潮中，配合蔡松坡，借醇酒美人的掩護，逃出袁世凱魔掌，發動重振民主政體的革命運動，那一套驚天動地大事業中的奇女子。也就是，在清末民初，繼承帝制舊時代愚民脅民的封建思想，與迎合世界趨勢新時代愛民衛民的民主思想，兩股時代潮流激盪衝突中的一位關鍵人物。作者要明朗「譏」的時代背景，要活現「譏」的中心主題，必需這樣一位女主人。這決不是他熟識的小鳳仙可以勝任。爲了創作的要求，他必需另塑一個。

### ④賽金花影事重提

小說裡的人物，不需要配合實際真人。涉及賽金花部份，先父爲什麼要作上述很認真的駁斥。這一個事件的經過，很值得我們回憶一下。

大約在民國二十三年秋季，學者劉半農，突在北平，發現了已經六十幾歲的賽金花，寫了一篇訪問記。發表後，引起了新聞記者的注意。上海申報在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，發表了一篇它駐平記者長約三千多字，標題爲「賽金花之一生」的訪問記。茲先摘錄其對賽金花所得映象

的一段如下：

「以記者觀察，外間對賽氏最誤解之原因，以曾孟樸所著之壁海花小說爲始作俑者。壁海花在清末，爲政治性小說之名著。文筆既健，風行全國。今賽氏忽然出現，于是凡閱過該小說者，咸將昔日深印腦中之賽金花，不期而影事重提，以爲此人必爲千伶百俐，絕世聰明之女性。今雖美人遲暮，而性格天才必不致判若兩人。或猶可依稀當年，一若東亞病夫筆下所描畫者。其實，曾氏乃自行其驚奇之文法，舉人筆底，游戲三昧，騙却世人不少。賽氏爲人，在記者訪晤多次之眼底，不但與小說理想不類，甚且有大大相反背者三事。一，小說中謂其善英、德語，尤長於中國文字與小楷，當代洪鈞繕奏章。今日之賽，一句外國話也不會，並中國下流小報，白話小說亦不能閱一字。二，繼曾氏小說之後，滬平兩地續有賽氏小說出刊，均稱庚子之役，賽如何愛國，如何有才智、有手段。今則賽氏不但貧老衰庸，絕不似一少年時代有天才之奇女，（或者經濟之境遇，確能左右人歟？）甚且，並不知國家爲何物，更無論愛國與否矣。記者前年詢以九一八國難事與庚子有同感否？伊乃瞠目不知所謂。記者乃改詞問曰：東三省被日本強佔去了，君知之乎？伊始恍然答曰：「聽說東洋鬧得凶呢？」記者識「東洋」二字爲上海通俗大眾稱日人之代名詞，賽爲蘇州人，夙居上海，其必無國家政治觀念與素養，可于此一個「大眾語」的聲調得其斷案矣。三，姿色如東亞病夫所吹噓，

堪稱東方美人，蘇州式之絕代佳麗。今雖衰老，其眉宇之秀，鬢髮之黑，猶可想見當年。更證以個人最近手贈記者其幼年黃金時代之照片，翠箔滿頭，姿容姣好。確如曾氏筆下所寫，足以顛倒德軍統帥瓦德西而無愧。除此美的一點以外，至於絕世天才，致使英女皇擬之爲「不軌的英雄，恢奇的美人」，則大大與事實不符。今日之賽，不但不聰明，甚至說話毫無條理，使人有疑之爲神經病者之感。果其少年真有驚世天才，即令老境困人，亦不至智愚竟達於兩極，判若二人。有此三大矛盾之點，記者今特不惜詞費，爲讀者揭示新聞之真相，用祛世人久爲小說家文筆所誤者之感。」

這位忠實的新聞記者，提出三大矛盾例證，硬生生把先父刻意描繪成的畫裡真拉到塵埃，剝現了原形，可說盡了他煞風景的能事。但，他還嫌不夠，進一步逼問賽金花，先父寫這部小說的動機。這顯明有暗予賽金花以借孽海花作自我宣傳的示意。賽金花怎會想不到不知利用這個機會。於是這記者寫道：

「記者問，孽海花所說的風流事，是事實否？賽答，全是謠言罵我的。問，曾孟樸爲何要罵你？答，還不是爲了我嗎？問，此又何說？答，我幼時與孟樸相識，極親熱，他十分愛我。後來我領家圖錢，將我許與文卿了。孟樸當然實力不敵一狀元，情場失意，遂作小說，憤而罵我與文卿。但今年孟樸已有六十多歲了。」

### ⑤孽海花作者繼續真相

這篇訪問記在申報刊登之後，當然引發上海新聞記者查根問底的興趣。那時候，先父剛從常熟老家，住到我滬寓裡來消遣，立刻給申時通訊社的記者發現而寫了一篇反映申報報導的訪問。同年十一月二十五、二十六兩天，遍載於上海申報，新聞報，時事新報等各報。我上面引述的那節話，就是先父在這次答記者問時，解釋寫孽海花動機，以糾正記者觀點中的一段。關於寫作動機這問題，先父另有更詳盡的說明，姑保留在後面補充。現在讓我先說先父在此次訪問中，自述與賽金花關係的那一節。他說道：

「賽金花原籍鹽城，伊自稱蘇州。十六歲時歸洪鈞。洪鈞字文卿，爲我父之義兄，同時又爲余蘭師之師，誼屬「太老師」，故余當時稱賽金花爲「小太師母」。賽嫁洪文卿時，年十六歲，時余祇十三歲，焉解戀愛爲何物。此非余信口亂說，現有文獻足證。」

下面，先父就引袁爽秋的「安艘移詩集」與「樊山詩集」「彩雲曲」中引述的事實。詳徵博引，不厭求詳，證明兩人的歲距，以釋「如何會與賽發生愛情之事」之疑。他接着說道：

「余初識賽於北京，時余任內閣中書，常出入洪宅，故常相見。彼時賽風度甚好，眼睛靈活。縱不說話，而眼目中傳出像是一種說話的神氣。譬如同席吃飯，一桌有十人，賽可以用手，用眼，用口，使十人俱極愉快而滿意。換言之，伊決不冷落任何人。賽並非洛神之姿的美人，惟面貌端正而已。爲人落拓，不拘小節，見人極易相熟。那時候的賽，年約二十七

八，着水腳綉花衣，梳當時流行之髻，已在洪出使西歐歸來之後也。」

此後，先父概述洪文卿因中俄交界地圖失事被參，抑鬱而死。接着敘述道：

「因甲午洪眷南返，賽金花就在此時，從船上脫逃，與洪家脫離關係。在上海掛排子做生意，名曹夢蘭。蘇州士紳，因賽失蘇州人的面子，陸潤庠及其他士紳，迫之離滬。於是賽乃北走天津，又掛排子名賽金花。賽於隨洪出使德國時，與瓦德西將軍有染。故八國聯軍入北京時，瓦德西尋之。賽應瓦德西之召到北京去，仍掛排子。日夜陪伴瓦德西，騎馬招搖過市，紅極一時。北京市民號之爲「賽二爺」。瓦德西返德，賽因打死一丫頭，入刑部獄。同牢者有革命黨沈某（作者按，係指沈蕪。沈與唐才常，共組自立軍，事敗在北京新聞界活動，因揭露中俄密約入獄）。有老官僚蘇元春（作者按，蘇曾參加鎮南關中法戰爭，官至廣西提督，因「剋餉縱寇」被劾入獄）。號稱「三名獄」。後刑部發賽至蘇州，由長洲、元和、吳縣三堂會審，有人從中幫忙，乃得釋放。到上海再掛排子，仍名賽金花。後嫁與津浦路小職員曹某，感情甚好，直至曹死。三度到上海掛排子在大舞台隔壁，仍名賽金花。遇國會議員魏某，與之結婚，時已五十歲左右，約在民國二三年之間。余最後晤賽，即在此時。賽神氣尚好，惟塗粉甚厚，細看可見其皮已皺，喜着男裝。關於孽海花，賽曾提出二點抗議：一、不承認是轎夫的女兒；二、不承認渡歐與船

主發生關係。其它均未提及。賽確懂外國語，至少會說英、法、德三國語，文字則不識。至申報記者說她不懂他國語，言之過甚。試思賽與瓦德西有兩度密切關係，時日又非三天二日，焉有不懂一句德國語之理乎？」

這是先父根據記憶，對賽金花本人忠實的素描。我們都可看到，這絕對不是孽海花中彫塑出來的賽金花。「小說家對於其所描寫的人物，有自由想象的權利」。要求孽海花作者，給賽金花寫忠實的小傳，是「腦筋欠清楚」的記者，犯了「分不出文學作品與歷史之區別」的錯誤行爲。先父已在答申時通訊社記者問時，有了這樣表示，我們可略過不談，現在我們要研究的，是先父要賽金花在孽海花中，扮演怎樣一個腳色。

#### ⑥ 孽海花寫作動機與方法

我們先要研究，在孽海花組織中，賽金花的地位。說到孽海花的組織，先要瞭解孽海花的寫作動機。先父在孽海花改訂本卷首寫的「修改後要說的幾句話」中，說明他的寫作動機道：

「這書主幹的意義，只爲我着這三十年，是我中國由舊到新的一个大轉變。一方面文藝化的推移，一方面政治的變動。可驚可喜的現象，都在這一時期內，飛也似的進行。我就想把這些現象，合攏了它的側影或遠景，和相連繫的一些細事，收攝在我筆頭的攝影機上，叫他自然地一幕一幕的展現，印象上不啻目擊了大事的全景一般。」

這是孽海花作者，想要達成的寫作願望。至於他

能否如願以償，可得看他手裡拿的那架攝影機的功能了。換言之，要看他用怎樣一架攝影機，才可以讓時代全景，「一幕一幕展現」在讀者的眼前。所謂攝影機，實際就是他的組織法。先父在同文中，說到孽海花的組織法，也就是它的結構道：

「我的結構和儒林外史的組織法，截然不同。譬如穿珠，儒林外史是直穿的，拿着一根線，穿一顆算一顆，一直穿到底，是一根珠鍊。我是蠅曲回旋着穿，時收時放，東西交錯，不離中心，是一朵珠花。……儒林外史是談話式，談乙事不管甲事，就渡到丙事，又把乙事丢了，可以隨便進止。我是波瀾有起伏，前後有照應，有擒縱，有順逆，不過不是整個不可分的組織，却不能說它沒有複雜的結構。」

孽海花這樣珠花式的結構，當然比儒林外史珠鍊式的結構，容易呈現時間發展的全貌。這朵珠花的「波瀾起伏」、「前後照應」、「擒縱」、「順逆」、「蠅曲回旋」、「時收時放」，永遠不離一個中心。這中心是洪文卿與賽金花生活故事的進展。作者在孽海花中經常寫了一段洪、賽的生活，就像放風箏一樣，借着一根線把話頭放到另一節故事中去。令人最欽佩作者組織能力的是：不論這隻風箏放得怎樣遠，有時天南地北，放到了不知那個外國去，作者總會找到另一根線，把這只風箏帶轉話頭又拉回原中心，繼續追敘他洪、賽生活的故事。就這樣一收一放的運用，作者的攝影機就能以珠花式的組織型態，把整個時代發展的全貌，呈現在讀者的眼前。這決不是

儒林外史珠鍊式的組織法，所能做得到的了。

#### ⑦ 孽海花作者塑造的賽金花

先父借重賽金花扮演這朵珠花的中心人物，擔任貫穿時代全局的重要任務，當然不是真賽金花那樣庸俗的妓女，所能勝任的了。當年我在上海，發現劉半農所著賽金花訪問記，曾函常熟抄告先父，他給我的回信說道：

「所論劉著賽金花遺事，適如我意中所欲言。劉曾譯茶花女劇本，輒以小仲馬理想中之茶花女，等視賽金花，爲作佳傳。殊不知所譯茶花女之真相，即一淫蕩平凡之歌妓。與今日之真賽金花，亦大同小異。文學家不過借爲對象，發揮其想像中美化的幻人。若認爲歷史上人物爲作實錄，其笨真不可及！」

這足見孽海花中的賽金花，是作者借真賽金花的影子，「發揮其想像中美化的幻人」。什麼是作者「想像中美化的幻人」呢？作者在孽海花中維亞太太當面讚美賽金花的一段對白內，流露了她的型態。她說道：

「不瞞密細斯說，我平生有個癖見，以爲天地間最可寶貴的是兩種人物，都是有龍跳虎踞精神，顛乾倒坤的手段。你道是什麼呢？就是權詐的英雄，與放誕的美人。英雄而不權詐，便是死英雄。美人而不放誕，就是泥美人。如今密細斯，又美麗又風流，真當得起放誕美人四字。」

這是孽海花作者準備著彫塑賽金花的模子。他要照這模子，創造他「想像中美化的幻人」。「放

「誕美人」，是先父給他這個「幻人」規定的性格。爲什麼要她放誕，先父是要表現那個時代在宗法社會舊禮教壓迫下，女性反抗的一種型態。在宗法社會中，受舊禮教壓迫摧殘的女性，經常是先父在作品中以萬分同情的筆觸，刻意描寫的對象。他以爲這些女性，代表了站在時代轉變邊緣上，直接當衝，掙扎奮鬥的一批人。先父把這些女性分成三種類型。第一種，不勝舊禮教壓力的威脅，屈服就範，默默歛恨終身。魯男子裡的齊宛中，是這種女性的典型。第二種，不甘舊禮教的威脅要抵抗，但有勇氣，無辦法，力不從心，最後祇好自殺。魯男子裡的湯雲鳳，是這種女性的示範。第三種是不顧社會恥笑，不顧親友辱罵。

大膽、潑辣、任性、倔強，迎戰舊禮教的放誕女性。這就是孽海花裡的賽金花。因此先父寫賽金花，早就忘記了她本人。作者祇在按照他要表現這一種有時代代表性「幻人」的模式，塑造他的賽金花。

故友王平陵兄，當孽海花在台灣重印問世之後曾作評介，其中一段評作者寫賽金花的動機，就指明了這一點。先父地下有知，必當引爲知己之談。平陵兄說道：

「至於女主角傅彩雲，可能有賽金花的影子。但作者所要刻劃的，是墜落泥濘的女性，力求出人頭地；寧願把自己的青春，來交換虛榮的享受；縱被人心肝、寶貝地叫了十多年，及發現自己是怡情適性的玩物，在任何場合，沒有自己的存在。而青春快要消逝了，惟有殘酷自己，加速自己的墮落，作爲對舊社會的洩

憤，對舊禮教一種無效的報復。」這是熟讀孽海花，徹底消化了作者寫作動機的肺腑之言。

### ⑦ 放誕美人造型舉例

究竟賽金花在孽海花裡是怎樣一位大膽、潑辣的放誕美人，作者最擅長在對白中把她這種性格描繪出來。我想不厭辭費地引述下面兩節對白，來介紹作者描繪人格的技巧。

第一節，是當雲青（書中的文卿）發現彩雲（書中的賽金花）跟僕人阿福有染，怒責她的時候，誰知彩雲倒毫不怕懼，只管仰着臉剔牙兒，笑微微的道：

「話可不差，我的破綻老爺今天都知道了，我是沒有話說的了。可是我倒要問聲老爺，我倒底算老爺的正妻呢，還是姨娘？」雲青道：「正妻便怎麼樣？」彩雲接口道：「我是正妻，今天出了你的醜，壞了你的門風，叫你從此做不成人，說不響話，那也沒有別的，就請你賜一把刀，賞一條繩，殺呀，勒呀，但憑老爺處置，我死不綳眉。」雲青道：「姨娘呢？」彩雲搖着頭道：「那可又是一說。你們看着姨娘，本不過是個玩意兒。好玩時，抱在懷裡，放在膝上，寶貝呀呀的捧。一不好，趕出的，發配的，送人的，道兒多着呢！就講我，算你待我好點兒，我的性情你該知道了，我的出身你該明白了，當初討我時候，就沒有指望我什麼三從四德，三貞九烈，這會兒做出點兒不如你意的事情，也沒什麼稀罕。你要顧着後半

世快樂，留個貼心服侍的人，離不了我，那翻江倒海，只好憑我去幹！要不然，看我伺候你幾年的情份，放我一條生路，我不過壞了自己罷了，沒干礙你金大人什麼事。這麼說，我就不必死，也犯不着死。若說要我改邪歸正，啊呀，江山可改，本性難移。老實說，只怕你也沒有叫我死心塌地守着你的本事嘍！」

第二節對白，是在雲青給她氣死之後，雲青夫人約着陸軍如等親友，研究應否強制彩雲在家守孝的問題。正討論間，忽見彩雲條條的進了廳來，站在雲青夫人身旁，朗朗的道：

「陸大人說我沒天良，其實我正爲了天良發現，才一點不裝假，老老實實求太太放我走。我說這句話，彷彿有意和陸大人彘豕似的，其實不相干，陸大人千萬別多心。老爺一向待我的恩義，我是個人，豈有不知；半路裡丟我就死，十多年的情分，怎麼說不悲傷呢！剛才太太說在七裡悲傷，願意守，這都是真話，也是真情。在那時候，我何嘗不想給老爺掙口氣，圖一個好名兒呢！可是天生就我這一付愛熱鬧尋快活的壞脾氣，事到臨頭，自個兒也做不了主。老爺在的時候，我盡管不好，我一顆心，還給老爺的柔情蜜意管束住了不少；現在沒人能管我，我自個兒又管不了。若硬把我留住，在這裡，保不定要鬧出不好聽的笑話。到那一步田地，我更要對不住老爺了！再者，我的手頭散漫慣的，從小沒學過做人家的道理。到了老爺這裡，又由着我的性兒，成千累萬的花。如今老爺一死，進款是少了，太太縱然賢惠，

我怎麼能隨隨便便的要！但是我潤掉的手，一時縮不回，祇怕老爺留下來這點子死產業，供給不上我的揮霍。所以我徹底一想，與其裝着假幌子糊弄下去，結果還是替老爺傷體面，害子孫，不如直捷了當，讓我走路，好歹死活，不干姓金的事，至多我一個人背着沒天良的罪名。我覺得天良上倒亦穩得多呢。趁今天太太少爺和老爺的好友都在這裡，我把心裡的話，全都說明了。我是斬釘截鐵走定的了。要不然，就請你們把我弄死，倒也爽快。」

彩雲說完離去後，陸蓁如伸着舌頭道：「好利害的傢伙！這種人放在家裡，如何得了！」作者的確把一個不顧社會耻笑，不顧親友辱罵、迎戰舊禮教的放誕女子寫活了。但，令人最感惋惜的，是先父不能努力把孽海花寫完，使賽金花的故事，寫到了「白水灘名伶擲帽，青陽港好鳥離籠」，就戛然而止！假定我能繼續敘述賽金花故事，從她離開了洪宅後靠着個人能耐浪跡天涯起，一直到最後在八國聯軍佔領的北京，遇見了舊識瓦德西，她竟做了這位聯軍統帥的愛人，這一段落為止，一個東飄西蕩的妓女，竟搖身一變成了一位紅得發紫的風雲人物。我相信，先父寫到這裡，一定要讓這一個一生備受社會譏笑，親友吐罵，「好時抱在懷裡轉，不好時發配送人的玩意兒」，出一出生平受夠了的憤懣氣。我相信，我們會看到這位賽二爺，每日盛裝騎着駿馬，前呼後擁招搖過市，昔日到她班子裡坐下來頤指氣使的那些王公大臣，貝子貝勒，都變成了追隨在她後面，一呼百諾，惟恐得不到賽二爺青睞的群衆。

這一位作者塑造的反抗舊禮教「幻人」，這才得到了她報復的滿足。我們作者的故事，也可以在這高潮中圓滿結束了。

作者這樣塑造出來的賽金花，究竟是辱罵他本人，還是讚美她本人。見仁見智，觀點不同，顯見難求定論。賽金花本人，以為是辱罵。可是作者借着維亞太太的嘴，說這種「放誕美人」，是「天地間最可寶貴兩種人物」之一，暴露他異常愛護之情。所不同者，先父愛護的，是他在孽海花裡自己塑造出來的賽金花，決不是申報記者訪問的那位俗不可耐的真正賽金花！（完）

### 更正啓事

本刊七卷十二期（本年六月號），刊載冷欣先生「黃埔軍校創立五十週年紀念感言」一文，因原稿有筆誤三處，特應作者之囑，更正如下：

- 40頁1欄26行 「是年八月」應為「十二年八月」
- 40頁3欄6行 「乃廣結善緣」應為「乃廣事宜傳」
- 41頁2欄9行 「黨軍教導團」應為「教導營」

東方雜誌社 謹啓

王雲五博士著

## 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

精裝一鉅冊 · 售價二七〇元

細說商務印書館七十七年來歷史，蟬聯不斷，凡百萬餘言。讀者覘此並可睹新教育之發展及其與本館之相互關係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

臺郵 北政 市劃 重慶 南一 路六 一五 段號